

葳蕤生光 (报告文学)

□谭国伦

从大城西下了高速，七拐八绕，才进了笔者本次目的地大城县北魏正村。正想着到了村里肯定是很好了，结果到村里以后，除了“T”字型“断头街”，就是“U”字型回头路，那种横平竖直的街道是没有的，如同迷宫一样，把一个灵敏度很高的车载导航都搞晕了，只得不停地下车询问“刘中华家哪里住？”村民热情地指引，村里最高的楼就是他家。

就这迷宫一样的街巷，笔者心里感觉村所在地以及附近的交通，都对不起这个“正”字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村落，竟然有着 1119 年的历史，还是全县人口第二大村。自公元906年，姜、班、火三姓在此建村起，后续贾、李、袁姓，因为建村是在正月，故名“正村”。从那时候起，这片土地便以淳朴的民风，承载着正村人世代的耕耘与梦想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模范，到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连年丰收，正村始终在农业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书写着辉煌。

如今，在新世纪的土地经营新模式浪潮中，这个传统农业村的命运，在村民刘中华的带领下，正续写着新的辉煌。

—

20 世纪 90 年代初，商品经济的春风吹进正村，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传统农耕生活。视土地为生命的他们纷纷走出村庄，或开办工厂、推销产品，或投身建筑行业、外出务工。土地上的希望和梦想渐变成很多农民工的负担与鸡肋。进入 21 世纪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种地投入大、收益低的问题日益凸显。“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如俩月打工钱。”这样的想法在村民中蔓延，外面世界的精彩也诱惑着大量劳动力外流，种地凭心情，高兴就种一季，不高兴了就荒一季。村里的耕地不少就这样被闲置，被杂草吞噬。

本文的主人公刘中华，也一样对土地爱恨交加。爱，是因为种了半辈子土地，让他割舍很难；恨，是因为几亩薄地实在是不能养家，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，靠几亩土地怎么生活？

关键时刻，国家接连出台“种地补贴、购置农机补贴、种田大户承包土地补贴”等一系列惠农政策，为农村发展带来曙光。这些政策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许多种田能手的心，50 岁出头的刘中华便是其中之一。刘中华虽然身材不算高大魁梧，但干农活却是十里八乡公认的“好把式”。惠农政策温暖了刘中华的心，他看着村里大片闲置荒芜的土地，心急如焚：“土地是农民的根，荒了地，就等于断了根。”2010 年，和家人讨论过后，刘中华毅然迈出了土地承包的第一步，与左邻右舍协商，承包下了 100 多亩耕地。

当时，刘中华的农业生产条件十分简陋，仅有一台 12 马力的小型拖拉机和五头牛。面对百亩农田的繁重劳作，他和妻子是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每天天不亮就扛着农具走向田间，直到月亮高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春播、夏管、秋收、冬藏，每一个环节他们都亲力亲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第一年，这些闲置的土地便重新焕发生机，小麦和玉米迎来丰收。沉甸甸的麦

穗、饱满的玉米，不仅让刘中华夫妇收获了喜悦，也让出租土地户每亩获得了 500 元的现金收入，实现了双赢。

二

靠天吃饭的农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刘中华承包耕地的第二年，正村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。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100 多亩地的玉米苗在烈日下蔫头耷脑，眼看着就要枯死。面对危机，刘中华夫妇开启了“连轴转”模式。他们要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，开着机井灌溉，一直忙到深夜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他们就在田间简单吃口饭，困了就在地头打个盹。“那段时间，满脑子就想着怎么把玉米苗救活，根本顾不上累不累。”刘中华回忆道。

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，玉米苗勉强存活，但秋收时，100 多亩玉米仅收获五六万斤粮食。扣除种子、化肥、农药和浇地费用，明显亏损。看着账本上的数字，刘中华心里不是滋味，但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宁可自己承受损失，也要一分不少地将承包费付给乡亲们。“答应了事，就一定要做到，不能让乡亲们失望。”他的诚信之举，让村民们深受感动。虽然这一年刘中华亏损了 2 万多元，但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赞扬。越来越多的乡亲主动找到他，将自家的耕地租给他耕种。曾在村里担任 30 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王孟华对此看在眼里，感慨道：“那时候我就知道中华能成事儿！别人亏了钱可能就打退堂鼓了，他不仅咬牙扛下来，还一分不少给乡亲们兑付承包费，这份担当和实在，太难得了。”

从 2010 年初的 100 多亩，到 2020 年，刘中华承包的耕地面积已扩大到 1300 多亩，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。随着规模的扩大，刘中华深知，想要实现长远发展，必须走现代农业之路。他积极响应国家政策，在农业机械化、科技化方面大刀阔斧地投入。他陆续购置了大型拖拉机、收割机、喷洒农药的无人机、装粮运输的汽车等现代化农业机械，还打造了五亩地的水泥晾晒场，并焊接了几十个粮栈子用于晾晒玉米。每到秋收时节，金黄的玉米堆满粮栈子，远远望去，宛如壮观的金色城墙。

在机械放置库里，刘中华一一操作演示了各种农业机械的工作步骤。面对这些机械，他眼里充满了柔情。那一台台机械巨无霸在刘中华手里，也温顺得像一群孩子，乖巧而灵敏。刘中华从原始的农民变成了科技型的农场主。此外，他把粉碎的秸秆一部分撒在田地里，一部分用来饲养奶牛，23 头奶牛一年可以产生的十多吨农家肥，被他巧妙地用于土壤改良。探索出一条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经营模式，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。“中华脑子活、眼界宽，不像老一辈就知道埋头种地。他把地种出了一堆花样，这才是新时代农民的样子！”王孟华说。

三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刘中华承包土地在第五年终于实现了大丰收，走上了致富道路，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土地从可有可无的鸡肋变成了致富的“聚宝盆”，放飞了庄稼人的梦。

人们说，漂亮的女人不属于土地。



夏日到来，刘中华负责的田间一片丰收图景。

李凤龙 摄

但见过徐丽的人，会说此言差矣。这个从村北嫁到村南的漂亮女子，后来在县城安家，虽然没有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，但她凭借着自己的聪颖经营起服装公司和运输公司，红火得让城里的那些企业家们都羡慕嫉妒。2016 年 45 岁的她，不顾家人的劝阻，把县城的服装公司生意交给女儿打理，把运输公司交给儿子经营。自己孀着老公义无反顾地回到娘家所在的村北，开始在土地上续梦。刚开始，她也没有经验，但是有现成的榜样和师傅，刘中华怎么干，她就怎么弄。再加上电脑有度娘，狠狠钻研北纬 38.7 度线的季节气候和土质特点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徐丽也成了科技型的农场主。从初期承包的 650 亩地，到现在已经承包了近 1000 亩耕地，让人见识了什么是“巾帼不让须眉”。

有人和徐丽开玩笑，说国家的钱都让她挣了去，工业的、农业的。徐丽笑笑没有回应。她小时候看见一元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羡慕得很，如今她可以操作任何一种庄稼的机械，远远超越了那个女拖拉机手的风采，了却她童年的梦。她经常深情地面对这片广袤的大地，土地上的梦才是她最真实的梦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刘中华包地致富，徐丽放弃优渥的县城生活回乡包地致富。有了第一个“刘中华”“徐丽”，第二个“刘中华”“徐丽”，第三个“刘中华”“徐丽”都站了出来。国家的富民好政策，鼓舞着种粮能手们把致富的希望投向了祖祖辈辈耕种的黄土地。

村东的张士壮包地 100 亩，他弟弟张士兵包地 200 亩，村西的李国强包地 100 亩，村北的李大庆包地 400 多亩……村里的绝大部分土地都被集约规模化耕种。

这些土地承包大户们，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。在摆弄土地和庄稼上，土壤酸碱度、种子抗水耐旱性、雨水节气、肥料使用、庄稼密度、作物饱满度、采收时节把握、作物轮种等，一个个堪称农业专家。虽是“各自为政”，但不妨经常协作。土地上的农机最多达 50 种，每家每户不可能全部兼备，在种和收的季节中，大家互相串换使用，在微信群里，一个招呼就解决农机具使用难题。

在与村民的交谈中，我听到最多的词是“放心”。村民李占军细数着每年的承包费和国家给的粮补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土地流转不仅是经济收益的增加，更是一种劳作方式的解放。他们不用再为繁重的农活发愁，还能从土地中获得安全感。还有更多的时间去附近的企业里当个农民身份的工人，每天上班下班，按月领着工资，幸福而悠哉。这种“离土不离乡”的转变，正是乡村振兴最温暖的注脚。

千年的凝望

□刘晓方

杜甫故里笔架山下简朴的院落。诗圣一生饱尝流离之苦，“国破山河在”浸透了山河破碎的锥心之痛。幸而，中华民族砥砺前行，诗圣魂牵梦萦的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祈愿，千年之后终在这片山河间寻得回响。

风，从前方推送过来麦粒被阳光烘焙过的暖香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。这香气与不远处村落里飘来的家常烟火气息交织融合，织就了一幅人间的温情图景。麦茬的硬挺触感从脚底传来，这就是仓廪实而民心安的回答吧，我在心中默念。

神道尽头，永定陵高大的封土静静矗立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农，正倚着石羊小憩。石羊温顺，老人安详，麦浪在远处轻轻起伏。老人悠悠道：“这土馒头底下，睡着皇帝老子哩。咱老百姓啊，盼的就是地里收成好，娃儿们有奔头么？”朴素的话语，道尽了千年不易的真理：江山社稷，莫不根植于这土地与民生之中。忽而联想到也是在这片土地上，清代康百万庄园那青砖灰瓦的宏伟建筑群如同一个凝固的传奇，曾是豫商辉煌的见证，“留余”

的经商理念至今仍流传世间。庄园门口的老槐树下，几位老者正在对弈，楚河汉界，落子有声，旁边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巩义全国百强县排名再次提升的新闻——古老的智慧与当代的荣光，在此刻奇妙交汇，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智慧与坚韧传承。

麦田尽处，飞驰的高铁恰好从石像生面前飞驰而过，而他仿佛已经见惯，不动声色。仿佛下一秒回转身，拍拍肩头岁月的微尘，摇摇头，心中默念着：一眼千年，唯愿守护这片土地的尊严与安宁。

即将离开永熙陵时，石像群脚下，一位银发老者正缓缓打着太极拳，行云流水的招式如同一片清静沉着的茶叶，在千年神道上舒展开来。这一刻被一位年轻女孩摄入镜头，她用镜头记录了新与旧的交接。

历史从未固守斯年，故土亦是催发新枝的沃壤。在这片先人长眠的土地上，唯有大地丰收的馈赠，唯有后辈们用勤劳的双手不断编织出的美好生活图景，方是献给历史与先人最恒久、最无愧的祭奠。



最亲的庄稼

□刘志中

就像老天在有意提示，真正凉爽季节的门帘就要撩开一样，处暑前一天的晚上，外面倏然噼噼啪啪下起了大雨，而且雨声越来越响。打开窗户，望着疾风骤雨，我欣然想到，眼下最高兴的应该是连续多日在高温下的那些庄稼了吧。想起庄稼，我脑子里首先浮现出了玉米，可能是在我成长时玉米吃得最多的缘故。

第二天一早，雨过天晴，我不知哪来的精神头，急于想知道，遇上这样温润的天气，玉米会长成啥成色？于是，我胡乱扒拉几口早饭，跨上一辆电动车，车把一拧，便箭簇一般从城区奔往郊外。没多时，我便飞驰在宽阔的山前大道上，微凉的轻风从耳旁滑过，初秋的雨，把大地冲濯得清亮，间或疾闪的果园和葡萄在大地上的红薯秧被点染出朦胧的诗意。

猛然，一大片靓丽的绿色越来越清晰可见，近前一看，哇，正是我梦想中的玉米，就像望不到尽头般挺立在广袤的田野里。我停下车，怀着兴奋的心情踩着田埂，像观阅大部队一样，观看着眼前正恣意昂扬、坚实粗壮的玉米棵子。那些向外伸展的直棱棱厚实的叶子，仿如一柄柄拔鞘而出的绿色宝剑刺向野外，上面还闪现的滚动着晶莹的雨珠，微风一摇，雨珠就顺着粗壮的秸秆往下滴落。风稍猛些时，摇曳的玉米叶子立刻便如舞者抖动起绿色的衣袖，齐刷刷轻盈地肆意摆动，把整个玉米大地舞得犹如大海中绿色的波浪，此起彼伏，前呼后拥。那茎叶间怀抱着被绿衣包裹的鲜嫩玉米，脑袋上已吐出细长的棕色胡须，很像是母亲襁褓里戴着帽的婴儿。根部，那些紫红的根须，犹如龙爪一样深深地抓在泥土里。这个时候的玉米，是一年中最漂亮的亮相，经过一个夏季充沛的阳光和雨水的哺育，玉米秆和叶子像被盛夏浸了油般绿得发亮。细观这些玉米棵子，竖看成垄，横看成行，挺拔的身姿，茁壮的姿态，真像意气风发的整个田野里的统领军一样，努力把生命里的旺盛展现到了极致。

我用手抚摸着一棵棵蓬勃的玉米，思绪也随即回到儿时。那时，玉米是生活里的主食，一年四季难吃一两顿白面。有时即便是玉米，家里还要盘算省着吃。记得，母亲总是用玉米面掺和着豆渣、粉渣，在铁锅的锅圈上贴成烙馍饼子。有时，还用玉米面加山芋面来擦烙馍或压饸烙，设法做着让我们充饥。正是因了玉米才让我在那段日子里捱了过来。在我上高中放暑假时，生产队还曾派我们几个学生夜间到玉米地里浇水，我一手拄着铁锹，一手提着马灯，在夜阍俱寂如青纱帐一样玉米地里，只听到垄沟里窸窣窸窣的流水声儿，以及偶尔传来几声银玉般清脆的鸣叫声儿，心里不免生出几分胆怯。可玉米地里时不时发出来的咔嚓咔嚓拔节声儿，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成长，就像自己也在生命汁液的激荡里随着往起蹿高一样，胆子便强大了起来。我最忘不了的是，当我在生产队给自家所分好的玉米垄里，剥开一层层的黄苞，惊喜地露出自己如排列着一排排金牙齿一样的身躯，让我兴奋不已。特别是，当农民把用手掌搓好的玉米粒晒在一格格屋顶时，就像半空里飘起了一道道金色的彩缎，农家人的脸上个个都露出难以掩饰的丰收喜悦。

望着满眼绿汪汪的玉米，我心想，如果我们人人都像玉米棵子身上那一个个节一样，在每一段生命的时光里都留下不负韶华的美好印记，努力活出最精彩的自己，就一定会种出惠及民众的芳香果实。



车家营的秋天

□饶连国

蓝天、白云、庄稼
在车家营秋天的山坡上会合

秋色攀援而上
豆角架长满微黄的豆角
玉黍还没有停止生长

山坡落着白云的影子
成片的谷子
远景和特写都带着低垂的感叹

我的筐篮子
盛满雨后车家营的山蘑菇
成群的绵羊、肥硕的花牛
还有勤劳的女拖拉机手
都快乐地从我身边经过
仿佛从车家营向着云端而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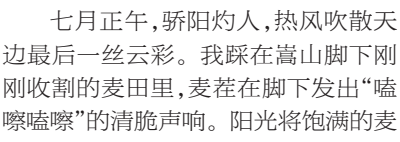
落叶的声音

□霍凤爽

有一种叶落
轻轻是从万物新生时铺垫的尾音
一场雨淅淅沥沥
从黑夜响到天明
留下未曾诉之于口的湿润涟漪

推开尘封的窗
呼吸泥土的清新
深色的大地稀稀疏落覆了墨绿的羽衣
一片、两片、三片
像是一首告别诗的落笔
又神似一场盛大舞剧的序曲

这叶落的声音
烙印在没有星星的夜里
隐匿而如此明晰
当田野里的庄稼酿满喜人的金黄
耳边正响起
这夜万籁俱静的轻轻



七月正午，骄阳灼人，热风吹散天边最后一丝云彩。我踩在嵩山脚下刚刚收割的麦田里，麦茬在脚下发出“嗒嗒嗒嗒”的清脆声响。阳光将饱满的麦粒照射得愈加金黄，也将我体内的水分挤榨出来，汗水顺着发梢滴落。待我抹开眼前模糊的汗珠，抬头望向永泰陵斑驳的望柱时，千年时光仿佛骤然收缩，瞬间与我对视。

千年前，北宋皇陵从乾德年间（公元963年）始建，七帝八陵见证了辉煌凋敝，星海幻灭。金人的铁骑如黑色旋风席卷大地，将皇陵的巍峨逐一抹平；元朝时期，更是将七帝八陵“尽犁为墟”。及至明代太祖加以修缮，“禁人樵采”；清代分民户看管，减其税负。上世纪80年代，宋陵被国家纳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逐步修缮。

远处天边，峰峦隐隐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长眠于此的帝王，头枕黄河浩浩奔流之水，脚踏嵩岳绵延不绝之脉，侧卧于这无垠的金色麦浪中央。曾经风沙漫卷、黄沙蔽日的黄土驿道，一寸寸铺展为今日宽阔平坦的柏油路；昔日威仪赫赫、銮铃叮当的“天子驾六”仪仗，已被新能源轿车型悄无声息滑过乡间的静谧所取代；日光推移，地面神道两旁石像生的影子由长变短，再由短变长，丈量岁月；苍穹之上，北斗星杓默默旋转，四季更替。